

學術筆記叢刊

〔清〕趙翼撰

陔餘叢考

三

中華書局

學術筆記叢刊

陔餘叢考

三

〔清〕趙翼撰

中華書局

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爲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葦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傳。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爲三百六旬。尙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葦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葦。允協情理。詔從之。按葦喪尙不計閏。則三年之喪益可知也。

父在爲母斬衰

古禮父在爲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父在爲母也。喪服篇曰。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爲定制。

婦爲舅姑三年喪

婦爲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尙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媼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

煞。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欲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鷲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闔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隣舍。獨留一媼守家。媼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牲。見媼連毆之。媼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有爲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

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尙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非祭先祖。家人所云凡祭墓爲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體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禰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而以爲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者引爲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東郭墠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臺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

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常遂有上陵之制。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

主諸正大夫外國侍子鄴國計吏皆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

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

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爲朝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鮑永椎牛上苟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傲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凶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

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爲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爲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未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于滿山之尾。學記作高山。論衡作滑山。初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塌。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敖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其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喪服記。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妻妾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

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郝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見晉書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蓋卽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認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溥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威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埜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凡封窆用綽。

去碑注樹碑于壙前以紼繞之用轆轤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勸勳績後代自廟垣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紼索之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作文字李綽尙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間物所以懸窆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窆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實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齋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卽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

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罽碣石等，雖非冢墓，亦倣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輿子，以爲始於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銘之作，納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薨，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薨，武帝自爲墓誌銘。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埋墓之事。然賈昊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遇大冢，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

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學齋占畢。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啓墳。其東墓之柩端。題曰燕靈王舊。舊卽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遷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鄭欽說傳。梁任昉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鍾山墳中得銘曰。龜言土。蒼言水。句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淡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有解者。戒子孫世世以此訪人。昉五世孫寫以問欽說。欽說方出使。得之子長樂驛。行三十里至數水驛。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種。蓋卽莊子所謂石槨銘之類也。由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譌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吳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神僧傳。寶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

于冢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倩云。誤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後者。王荊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於既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倣此歟。溫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觀之。謂公既貴。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湧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且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蔡邕譏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遜傳。魏收爲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作銘。陸耶不知。以爲皆收作也。是有兩人合作序銘者。迨李鄴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性懸絳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按南史虞荔傳。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即

命勒子館。則六朝時已單名曰碑。

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祔。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欸。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譔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久病。勅兄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爲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爲宋建太妃周

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勅諸子不得上行狀。徐孝嗣爲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比蔡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上太常司徒議諡法。魏書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議諡。不應諡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諡。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尙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爲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爲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濫者接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便爲議諡。請敕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諡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之校勘。尙不免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譔。又何怪乎虛詞譚語。連篇累牘也。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樂石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蓋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爲磬。始皇嶧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以磬乃作樂之具。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文士通用之於碑碣。誤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日。必素服撤樂。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彈鳥。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爲古無忌日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之既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爲。則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苟納。王洽